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七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

為任同是非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項籍滅高祖購求布

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師古曰舍布匿濮陽周氏周

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師古曰迹謂能聽臣

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師古

曰衣著之也褐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

毛布之衣也柳衣車若周禮鄭氏曰作大

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空車欲人不知也師古

隆按季布重諾
欒布田叔輕死
皆古烈士者流
而非徒為任俠
焉者故班史不
以入俠傳而合
之別為一傳云
又按此傳稍損
文記原文以有
名二字為關鍵
惟其有名故周
氏匿之朱家買
之滕公為帝言
之曹丘生欲得
書請之而高帝
購之以千金文
帝欲任之以為
御史大夫皆從
有名得來班掾
結之曰布名所

以益聞正與有名句首尾相應又按篇中不及次布任俠事然其所相與排難而揚名者皆劍術俠者流而波及第季心所長事而第畜者又皆當時有名俠士班陽總結之曰心以勇布以諾聞閔中則布之俠雖不言可概見也已

趙昉曰布老將也故知用兵之利害使其亦如諸將之阿諛順旨則必騷動天下因布一言而止其為利博哉史稱布為賢將其或以此隆按以會時亦在其中句折喻會言始屈此史記所無

曰晉鄭二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師說也是也

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師

陽見汝陰侯滕公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今遂號為滕公說曰季布何

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項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

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

何不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

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

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荆卽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

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間果言

如朱家指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間謂事務之際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

皆多布能摧剛為柔師古曰多猶重也朱家亦以此名聞當

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

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汚也嫚讀與慢同太后怒召諸將議之

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

阿呂太后以會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

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會時亦在其中今會奈何以

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諷師古曰諷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且秦以

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師古曰痍傷也瘳差也瘳音夷瘳音丑留反

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

劉放曰見罷者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而罷也

劉放曰招權謂依為形執招權歸已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

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

召欲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酌

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至雷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

朝宿之舍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今還郡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

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

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

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

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

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

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權屬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

也顧猶念也

人威權因以請託故事賢人趙談等。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與竇

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

布為已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

紹介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

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待

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

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

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

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

茅坤曰布急聲名人被曹丘一言打着

王世貞曰帝取天下孰非用間納叛以有之而獨丁公稱區區二心也蓋帝方滅楚以威天下而丁公首著其厄故醜之既優而為此言以掩也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朱家始以同投滕公脇帝以走虜走胡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

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益字。言以兄長之禮事也。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司馬。射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師古曰。詐自稱也。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師古曰。詐自稱也。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師古曰。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音辭。俊反。

之

隆按布傳本史記原文只叙布哭越一事始末

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

人。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

古曰。謂庸。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畧。賣為

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為

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

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漢召彭

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

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

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劉會孟曰。下詔捕收視者。政復欲以此觀人心。得義士耳。此高帝術也。

楊慎曰欒布明其功罪無一語不肯縈至謂其亦欲傳之萬世感動深切

隆按請就亨與趣亨之相顧又按班椽借布自語一一結應

反明矣

師古曰若汝也

趣亨之方提趨湯

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

趨讀曰趣趨嚮也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

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

王居梁地

師古曰徒但也

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

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

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

今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

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

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

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賢不

前案

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

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為郇侯

蘇林曰郇音輪清河縣也

復為燕相

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布薨子賁嗣侯

師古音奔

孝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

蘇林曰陘音刑

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劔學

黃老術於樂鉅公

師古曰姓樂名鉅公者老人之稱也

為人廉直喜任

俠游諸公

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

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

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

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

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

隆按叔傳本史記原文而刪之

隆按叔等自髡鉗隨趙王為欲

白趙王不反耳
漢書刪去不載
以語在教傳也

茅坤曰史記十
餘年下多會高
后卒十二字漢
書刪之是

洪邁曰按田叔
孟舒同隨張王
今叔指言舒事
幾于自薦矣而

叔不以爲嫌帶
不以爲過一言
開悟遂復用之
君臣之誠意相
與如此
隆按是乃所以
爲長者與上長
者固殺人乎句
相應
邵賈曰此即所
謂經術吏之所
處也
宗臣曰梁王者
焉知其無七國
之謀也哉苟非
委曲以全其名
而乃束縛之以
甚其怒則前日
之變復見於梁
而孟舒殺身之
禍將移于叔矣
叔其善權天下

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
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
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
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
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
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
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
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
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
自疑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

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寇
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
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師古曰毆與驅
同言不毆之令
戰也毆字從支
支音普木反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
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
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
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
其狀也叔曰
上無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
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
上大賢之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

之事者乎

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

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

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

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

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暴露而坐終不

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

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

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

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

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奏事稱意拜為京輔

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今

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今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領軍搴旗

者數矣鄧展曰履軍戰勝蹈履之李奇曰拳拔也子孟康曰拳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也鄧

李二說皆是拳音騫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僂苟活而不變何

也師古曰僂古戮字也奴僂謂髡髮鉗為奴而賣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

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夫婢妾賤人感繫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繫謂感念局狹為小

節槩音工代反其畫無俚之至耳蘇林曰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口楊雄言

日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為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晉說是也樂布哭彭越

茅坤曰史記所載褚先生別次田叔任安于其下可觀黃震曰季布俠士樂布田叔義士叔尤長者

楊慎曰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

書卷之三十一 日反 牙

楊慎曰班固謂田叔誠知所處予以為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于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異哉烏在為知所處

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難也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七 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八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高五王傳第八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

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

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

隆按班掾先總提五王于前為綱領而後分叙于後此亦一格

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鬻姬此其例也豈以諸為姓乎鄭說非矣共讀曰恭

自有傳

淮南厲王長

隆按次食七十餘城二句為後內史士之言立案

隆按鳩酒一節史記載呂后紀班掾移入於此於齊王事更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高祖

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

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

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

之禮故曰家人也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鵠酒置前應劭曰鵠鳥黑

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

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幡齊王怪之因不

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鳩迺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師古

曰脫免也言死於長安不得更至齊國也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太后

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

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

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

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以母禮事之所以自媚也解具在惠紀呂太后喜而許之

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年也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

王之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鵠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

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

愛宅姬諸呂女怒去護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

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

王維楨曰一喜字與上怒字相應

隆按趙幽王史記載呂后紀班史移入於此良是

茅坤曰歌古雅而哀

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
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
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一故反
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弄國自快
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言已之理直與天臨監之于嗟不可悔兮
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弃趙國而快為王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
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以
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
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
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

王維楨曰特書趙相內史以諫死者其忠也

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
河間立辟彊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
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
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
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
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
發兵住其西界
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
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
不肯入邊樂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

王維楨曰景帝

憐德悼以守正
死而封其子列
侯。疇謂帝火恩
哉。

隆按趙燕二傳
班所補

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

之絕後。

隆按此傳前段
本史記原文而
增損之，而懿王
以下則班掾自
為續云。
又按此傳亦先
總次九王于前
而後歷詳其興
廢始末，較史記
更明整。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

子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

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賢為菑川王。印為膠

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

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

王。師古曰：酈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明

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

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

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管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

隆按以呂祿女
妻之，伏後知其
謀案。
又按攬入琅邪
王，伏後給琅邪
王案。

茅坤曰劉章慷慨節俠有高祖風
劉歆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肥爾
許應元曰兒子畜之與下文齊王自以兒子年少意同
陳仁子曰朱虛侯一念忠憤不能自已然機亦太露幸祿產之屬素憚之爾

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喻也。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比笑之於子也。曰：「願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師古曰：耨，種也。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也。令為藩輔也。悅音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以斥諸呂也。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章追

茅坤曰章得以軍法請亦以尚呂祿女也不然諸呂側目而太后以法誅之矣
隆按劉氏為疆與劉氏不得職句相頌

隆按理與其舅駟鈞句為下文
張本
許應元曰廣陵人召平為陳勝狗地及秦故東

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疆。師古曰：音于，為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詣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

陵侯召平為蕭
何畫策者各一
人并此凡三召
平矣

隆按以下連用
西字本上文欲
令發兵西一句
來

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
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
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
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
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
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
師古曰言自高帝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
之時已為將也敢離其兵。
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
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迺馳見齊王。

王維楨曰史記
欺字上有見字
更飽

隆按齊之給琅
邪徒利其兵耶
則齊固已構怨
于琅邪矣入關
計事安利于齊
而遣之齊之君
臣於是乎失着
矣

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
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
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
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
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
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
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
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主諸子弟。悼惠王
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
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

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日本自齊國更分為四也忠

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

也。比之於財。方未。也。比之於財。方未。也。比之於財。方未。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

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橋制以令天

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橋音矯。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

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

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

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

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

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

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

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

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侯虎而冠者

也。張晏曰。言鈞惡。如淳曰。訪。吳如虎著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猶方也。

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

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

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

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

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

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以匡之。不

茅坤曰。史記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怨齊之詐奪其兵。故曰母家云云。方與上文相照。應緊嚴。今止曰大。臣。似索然。邵寶曰。澤之西也。脫齊之留而已。迺得吐天下之至計焉。其志大其義正。然以駟鈞薄氏輩。較孰為惡。侯長者則非天下之極論也。陸接章以誅呂。

事告齊結前待

呂氏之變案

茅坤曰魏勃既

言而股戰未必

非以是欺嬰也

而卒以見罷亦

智矣

隆按復追叙勃

段結勃案

暇待有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恐不能言

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

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

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

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

勃。師古曰物謂鬼神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

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

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惠

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

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

隆按了齊哀王案

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

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

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

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

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

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

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

，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

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

。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

隆按了城陽王章案

漢書卷三十八

才

陸倕了濟北王
興居案

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
無功。請與太僕勝公俱入清宮。師古曰。勝公夏侯嬰也。遂將少
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
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
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二年王不賞之。
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與居。章與居意自以失職
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
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
兵反。上聞之。寵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
濟北王。張晏曰。柴武。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

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能讀。

曰疲。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

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於是乃分齊

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

王。齊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

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

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勒。

勃平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

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

欲與齊。師古曰。與之同反。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

王慎中曰。前云
四王皆發兵後

漢書卷三十一

高祖

七

下

云四王皆伏誅
而此以下歷言
三國疑衍
隆按路中大夫
類紀信而借也
供其名

圍齊張晏曰膠西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

路為中大夫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

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

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

汝也反謂反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

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

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

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

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

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平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

王維楨曰：二初
字相應

隆按了膠東王
膠西王濟南王
菑川王荼

隆按迫劫應前
圍急句

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
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
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師古曰

首無逆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

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

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

重寵。師古曰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

主而紀氏所生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

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入

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

后武帝之母

王維楨曰風以此事句約而盡

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

言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女死不足嫁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事寢淫聞於上。師古曰寢古浸字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苗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人之租直千金也

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

王維楨曰史記自殺下有絕無

後三字不可除

隆按了齊王案

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

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

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

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

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

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頻，二反。武帝為悼惠王冢

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

師古曰：園，謂周繞也。今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

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

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

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

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形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產

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事下丞相

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今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

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

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

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

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

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時

隆按了濟北王案
又按此贊叙諸侯先後盛衰之異而漢封之過制與諸王之自取滅亡亦因以

見又按時諸侯以下班據所補較史記似覺

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眾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八 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蕭何曹參傳第九

蕭何沛人也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

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所護及為亭長何又擁助也高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徭役也吏皆送奉錢三

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也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秦御史監郡

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

劉知幾曰漢制宗子皆受制京邑諸侯必從宿天朝雖名班爵禮異人君班氏知其若是故於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蔭享之屬一緊稱傳無復世家事執當然非矯枉也隆按此傳本史記蕭何世家言而稍益之劉攽曰持法者或以已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曰於文毋害餘說太泛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洪邁曰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末已知其不能久矣非若信之獻策弗用及平之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鄭樵曰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當眾人爭取之時何則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以為守計一旦千戈既定文物悉張故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若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見則

一代之典未易舉也
陸按漢王所以圖天下與何所以成萬世功皆基於勸王漢中數語班氏初諸侯相約一段極得肯綮

胡寅曰自何有養民致賢人之說而漢王嘉納

刺史以御史監郡
師古曰泗水郡沛所屬也何為

郡卒 事第一 師古曰課最上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

毋行 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 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

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

分之 師古曰走謂趣向之音奏 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

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

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

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

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

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主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

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

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

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

受其咎 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語曰

天漢其稱甚美 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

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 夫能誦於一人之

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

養其民以致賢人取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之於是韓信既亡而還陳平自遠而至張良失國而擇王黥布聞說而徒義三老董公遮道而納說諸侯王兵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興皆何斯言有以啓之也
隆按只此數事而何之相業已足概其大矣論功第一嗜謂不宜
又按以此刺屬任何關中事一句鎖住且應上文何守關中句茅坤曰以上蕭何相業以下並

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乃以所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刺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識之

次何所以處功名之際與高帝所以首寵何處王維楨曰上益信君本屬專屬任何向來

士姓鮑而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諸生也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已殺項羽即

王充曰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秦收歛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撥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

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舊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鄼屬南陽解在高紀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

劉子暉曰鎮國
家撫百姓何實
有焉若曰發縱
指示其功人也
斯言過矣

凌約言曰班掾
云心欲何第一
固不待鄂君而
決矣而帝復云
然者假鄂君以
服群臣耳

王維植曰述千
秋之言一一照
前

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繼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
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
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
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今諸君徒能走得

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
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
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
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
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撓屈也師
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
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
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

逐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
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

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乏絕者數矣夫
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
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
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
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
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
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
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

王維楨曰何送我句應前

隆按於中有疑君心與上支鮑上云有疑君心

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平。師古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讀曰邵。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師古曰恐其為變故守衛。

句相應

王楙曰或謂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何也予謂信皆有之何買田宅必窮僻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于不得已也

之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其居守何所營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字與攷同。攷攷言不怠也。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資以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賈音土。賈除也。於是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

漢書卷之九

黃

黃

又按蕭何此計祖王翦之故智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亦是此意又按何為賈人請苑與客所畫買田宅自汗者皆矣帝果大怒而繫之以是蓋信三人者之善子畫也許應亨曰鮑生東陵侯及或人為何謀皆出于撰詐而王衛尉之所為高帝陳者獨正而為賢矣哉

洪邁曰高祖一時失言王衛尉能因其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既直於激切中有婉順體可謂得諫爭之大義雖微高祖其孰不降心以聽乎王棹曰何與帝同起事膺重任守關中諸臣功無與比盛帝恐其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為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保令終

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適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陘上林中多空池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獸食師古曰橐禾稗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橐稅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死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胡何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

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令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

非誠疑何也設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主自汙以求免此在其術中而不知也隆按孫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受利地後教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遂十世不絕何之意其即教之意歟

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師古曰師古曰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牆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廼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師古曰鄼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並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師古曰為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

隆按此傳悉本史記曹相國世家言當作兩段看叙戰功始末為一段相齊及入相始末為一段

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繼長喜為鄼侯蘇林曰繼音人足繼躡之躡手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長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潔也言擊胡其在內主知潔清灑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

茅坤曰首尾附
蕭何相影

隆按此傳逐段
叙戰功逐段叙
官爵

陵方與師古曰音房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

晉灼曰案高紀名平也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師古曰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說是也東下薛

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

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

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

二縣名也祁音鉅夷反又音十夷反父音甫置若今之驛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

擊秦將章邯車騎攻棘戚及亢父師古曰音抗甫先登遷為

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

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

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

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鄭氏

爵也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師古曰為戚縣之令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

又攻杜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

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

曰曲音丘羽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

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位執珪古爵名也從西攻陽

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孟康曰尸鄉之

北從南攻犇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堵陽陷陳

取宛虜齧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齧降封為殷侯而此傳言虜齧紀傳不

漢書卷九十九

十

同疑傳誤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師古曰峽音堯前攻秦軍藍田

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

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

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鄧展曰武都二縣也雍獠蘇林曰右扶風

二縣也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

繫音哈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

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

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縣名也三秦

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

華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

隆按至祭陽下
史記有凡二歲
三字著參功成
之速作一小結
恐不可削

王慎中曰自後
參嘗從韓信用
兵以故贊中有
參與韓信俱征
伐句

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師古曰在東郡東擊龍且項佗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

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

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十反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

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

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

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漢戰彭城而敗漢

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

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軍東張蘇林曰東張屬

河東師古曰邀古速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

邵經邦曰參與帝同起豐沛若此其故也又與信俱為相國若彼其尊也而曰屬曰從曾無芥蒂信一旦失王顧驚鬱不得志至羞也絳灌等列然則參之心不但天下已平始務寧靜畫一雖干戈倥偬時亦已然矣

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蘇林曰鄔太原縣也。師古曰鄔音一戶反。大破之。斬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濼陰平原高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濼音它。合反。高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

隆按叙參功一段總結上文戰功

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為相居守者。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豨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踰郡守司馬。

候御史各一人。如淳曰：蹶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今尹莫敖之官。

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

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

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

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

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

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

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

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治行謂修行治裝也。

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

隆按此一段治要用黃老術句一案齊國安集句伏後垂拱守職案屬其後相句伏後遵何約束案不擾獄市句伏後不按歌呼吏案句句埋伏昭應

崔融曰：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寬

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

孝武峻法而刑繁此其效也

王維楨曰：微時與何善，應篇首

何為主吏句

劉奉世曰：師古注參怨何之說

此特意料之耳

茅坤曰：何之薦參參之遵何並從黃老中見解

來故兩相推附如一人

隆按叙參入相只以飲酒一事

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

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寬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大

下畔考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

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鬪功多而

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

何之約束。師古曰：舉皆也言凡事皆無變更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年長

也。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

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

大也。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

了結其相業至
末方以垂拱守
職發所以飲酒
之意此叙事之
妙

方孝孺曰秦之
亡不在乎無制
而患乎多制不
患乎法疎而患
乎過密使參而
相漢復苛推而
詳禁之是續亡
秦之焰而熾之
也故參嘗受無
功之名而不凡
圖有功以禍當
世則利澤除施
於斯民民安於
漢而不離漢業
藉以久遠者參
之功也
李東陽曰當惠

帝立而遭呂后
快日淫樂不聰
政為參者能因
呂后之慘而導
帝以齊家之道
因惠帝之淫樂
而戒之以憂勤
之義天下雖不
大治且不大亂
奈之何養患于
宮闈之內而不
知疵焉脫非平
勃為排擊撥正
于后則漢之為
漢我不敢知惡
在其為清淨之
效也

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
酒。師古曰醇酒不
澆謂厚酒也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

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
從吏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吏
之常從相者也迺請參遊後園聞

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
古

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師古曰窋
音張律反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
我為年少故也迺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師古曰
乃汝也高帝新
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

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閒自從其
所諫參。師古曰閒謂空隙也自從
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參怒而笞之二百。

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
師古曰
讓責也與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
共窋為何治也乃者我使諫

君也。師古曰乃者
猶言曩者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

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

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
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
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
今出休息

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

王世貞曰史記云蕭何為法類若畫一漢書則云講若畫一類訓直又訓明講訓和溫公通鑑遷作較楊用修譏之似也却又妄改詳作對則又無謂

劉放曰八侯字疑衍

隆按此贊本史記蕭曹二贊而合之者

隆按高祖五載而成帝業其所以撫關中安劉氏者蕭之規曹之隨也故兩相同傳

講若畫一。文類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

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師古曰載猶乘也密嗣侯。高后時

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

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

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

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

皆以刀筆。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

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

贊言何參值漢初興故以日月為喻耳

隆按史記云因民之疾奉法順

流與之更始作三句漢書改奉

為秦而曰因民之疾秦法作一

句順流與之更始作一字為當

豈史記奉字疑有衍數

凌震曰秦自孝公以來至始皇

立法創制以鑄磨鍛鍊其民極

矣何參親見其害而收其民于

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而無

聊是以一切與之休息以養成

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

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

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

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漢書卷之六十一 蕭何傳 三十一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

終



